

顏習齋集



教員
章

中華民國十五年二月出版

顏習齋集

定價
精裝的 二冊 大洋一元
平裝的 二冊 大洋七角



整理者	許	嘯	天
校閱者	胡	翼	雲
發行者	沈	繼	先
代印者	中	國	印
	刷	廠	

總發行所 上海
四馬路中市
羣學社
分發行所 北京
佩文齋書莊及外埠各大書莊
自強書局

顏習齋集卷三

●四存編

存學

一

由道

聖人學教，而皆一致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孔子明言千聖百王，持世成法，守之則易簡而有功，失之徒繁難而無効，故罕言命，自處也；性道不可得聞，教人也；立法各民歌怨，爲而也。他如『予欲無言，無行不與，莫我知。』諸章，何莫非此意哉？當時及門，皆望孔子以言，孔子惟率之以下學，而上達，非各也。學教之成法，固如是也。道不可以言傳也，言傳者，有先於言者也。顏曾守此不失，子思時異端將盛，或亦逆知天地氣薄，自此將不生孔子其人，勢必失性學治本旨，不得已而作中庸，直指性天，已近太瀉。故孟子承之，教人必以規矩，引而不發，斷不爲拙工改廢繩墨。離婁方員，深造諸章，尤於

先王成法致意焉。至宋而程朱出，乃動談性命相推，發先儒所未發。以僕觀之，何曾出中庸分毫？但見支離分裂，參於釋老，徒令異端輕視吾道耳。若是者，何也？以程朱失堯舜以來學教之成法也。何不觀精一旨，惟堯禹得聞天下所可見者，命九宮十二牧所爲而已。陰陽秘旨，文周寄之於易，天下所可見者，王政制禮作樂而已。一貫之消，惟曾賜得聞及門與天下所見者，詩書六藝而已。烏得以天道性命瞽瞍諸口而人人語之哉？是以當日談天論性，聰明者如打諢猜拳，愚濁者如捉風聽夢，但彷彿口角，各自以爲孔顏復出矣。至於靖康之濟，戶比肩摩，皆主敬習靜之人，而朝陞曠場，無片籌寸積之士。朱子乃獨具隻眼，指其一二碩德，程子所許爲後身者，曰此皆禪也。而未知二程之所以教之者，實近禪。故徒見其弊，無能易其轍，以致朱學之末流，尤之程學末流矣。以致後世之程朱，皆如杜學朱學之末流矣。長此不返，乾坤尙與賴哉？或曰：佛氏託於明心見性，程朱欲救人而擯之，不得不扶精奧以示人。余曰：噫！程子所見，已稍浸入釋氏分界，故稱其彌近理而大亂真。若以不肯論之，只以君子之道四一節指示，雖釋迦惡魁，亦當垂頭下淚，並不必及性命以上也。然則如之何？曰：彼以空言亂真，若以不肯論之，只以君子之道四一節指示，雖釋迦惡魁，亦當垂頭下臣，並不必及性命以上也。然則如之何？曰：彼以其虛，我以其實。程朱當遠宗孔子，近師安定，以六德六行六藝及兵農饒穀水火工虞之類教其

門人成就數十百通儒。朝廷大政，天下所不能辦，吾門人皆辦之；險重繁難，天下所不敢任，吾門人皆任之。吾道自尊顯，釋老自消亡矣！今彼以空言亂天下，吾亦以空言與之角，又不斬其根而反授之柄，我無以深服天下之心而鼓吾黨之氣。是以當日一出，徒以口舌致黨禍。流而後世，全以章句誤乾坤上者，只學先儒講著，稍涉文義，即欲承先啓後。下者但問朝廷科甲，才能揣摩，皆驚富貴利達。浮言之禍，甚於焚坑。吾道何日再見其行哉！友人刁蒙吉翻孟子之言曰：著之而不行焉，察而不習焉，終身知之而不由其道者衆也。其所慨深矣！吾意上天仁愛，必將篤生聖哲，剷荆棘而興堯舜以來，中庸之道，斷不忍終此元會直如此而已也。

總論諸儒講學

僕妄謂性命之理，不可講也；雖講，人亦不能聽也；雖聽，人亦不能醒也；雖醒，人亦不能行也。所得而共講之，共醒之，共行之者，性命之作用，如詩書六藝而已。即詩書六藝，亦非徒列坐講聽，要惟一講即教習，習至難處來問，方再與講。講之功有限，習之功無已。孔子惟其與弟子今日習禮明日習射，間有可與言性命者，亦因其自悟已深，方與言。蓋性命非可言傳也，不特不講而已也。雖有問子路問鬼神生死南宮适向禹稷舜禹者，皆不與答。蓋能理會者，渠自理會，不能者，難講亦無益。自漢唐諸儒傳經

講宋之 周程張朱陸 遂羣起角立，亟亟焉以講學爲事。至明而薛陳王馮 因之，其一時發明吾道之功，可謂盛矣！其效使見知聞知者，知尊慕孔孟，善談名理，不作惡不奉釋老名號，卽不肯如僕，亦休澤中之一人矣。然世道之爲叔季自若也，生民之不治自若也，禮樂之不興自若也，異端之日昌而日熾，自若也；以視夫孔子明道而亂臣賊子果懼，孟子明道而楊朱墨果熄，何啻天淵之相懸也？僕氣魄小，志氣卑，自揣在中人以下，不足與於斯道。惟願主盟僊壇者，遠迥孔孟之功如彼，近察諸儒之効如此，而垂意於習之一字，使爲學爲教，用力於講讀者一二，加功於習行者八九，則生民幸甚，吾道幸甚！僕受諸儒生成覆載之恩，非敢入室操戈也。但以人之歲月精神有限，誦說中度一日，便習行中錯一日，紙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試觀朱子晚年，悔枝葉之繁累，則禮樂未明，是在天者千古無窮之憾也。

明親

大學首四句，吾奉爲古聖真傳；所學無二理，亦無二事。祇此仁義禮智之德，子臣弟友之行，詩書禮樂之文，以之修身則爲明德，以之齊治則爲親民。明矣而未親，親矣而未止至善，吾不敢謂之道也；親矣而未明，明矣而未止至善，吾亦不敢謂之道也。親而未明者，卽爲親，非大學之親也；然用其功於民，皆

可曰親。其親而未明者，漢高帝與唐太宗之類也；其親且明而未止至善者，漢之孝文、光武之流也。凡如此者，皆宋明以來儒者所共見，皆謂之非道者也。其明而未親，且親而未止至善者，則儒者未之言也；非不肯言也，堯舜不作，孔孟不生，人無從證其爲道者。一二聰明特傑者出，於道略有所見，粗有所行，遽自爲真孔孟矣。一時其尊爲孔孟焉。嗣起者，以爲我苟得如先儒足矣。是以或學訓解纂集，或學靜坐讀書，或學直捷頓悟，至所見所爲，彷彿於前人而不大殊，則將就冒認。人已皆以爲大儒矣，可以承先啓後矣；或獨見歧異，恍惚道體，則輒稱發先儒所未發，得孔顏樂處矣。又孰知其非「大學之道」乎？此所以皆未之言也。天下人未之言，數百年以來之人未之言，吾獨於程朱陸王之外，別有「大學之道」焉，豈不犯天下之惡而受天下之僇乎？然吾之所懼，有甚於此者。以爲真學不明，則生民將永被毒禍；而終此天地，不得被吾道之澤，異端永爲鼎峙。而終此天地，不能還三代之舊，是以冒死言之，望有志繼開者之一轉也。夫明而未親，即所謂明非大學之明，然旣用其功於德，皆可曰明。明而未親者，莊周陳塘之類也；其明且親而未止至善者，周程朱陸薛王之儔也。何也？吾道有三盛：君臣於堯舜，父子於文周，師弟於孔孟。堯舜之治，即其盛也；以其精一執中，一二人秘受而已。百官所奉行天下所被澤者，如其命九官十二牧所爲耳。禹之治水，非禹一身盡治天下之水，必天下士長於水學者分

治之，而禹總其成。伯夷之司禮，非伯夷一身盡治天之禮；必天下士長於禮學者分司之，而伯夷掌其成。推於九官羣牧咸若是，是以能平地成天也。文周之治，亦卽其學也。政也，其陰陽天人之旨，寄之於易而已。百官所奉行，天下所被澤者，如其治岐之政，制禮作樂耳。其進秀民而教之者，六德六行六藝，仍本唐虞敷教典樂之法，未之有改。是以太和宇宙也。孔孟之學教，卽其治也。孔子一貫性道之微，傳之顏曾端木而已；其當身之學與教，及門士以待後人私淑者，庸言庸行，兵農禮樂耳。仍本諸唐虞成用之法，未有改。故不惟堯月三年五年七年胸藏其具，而且小試於魯，三月大治，暫師於滕，四方歸之。單父武城，亦見分體，是以萬世永遵也。秦漢以降，則著述講論之功多，而實學實教之力少。宋儒惟孟子立經義治事齋，雖分折已差，而其事頗實矣。張子教人以禮，而期行井田；雖未舉用，而其志可尙矣。至於周子得二程而教之，二程得楊謝游尹諸人而教之。朱之得蔡黃陳徐諸人而教之，以主敬致和爲宗旨，以靜坐讀書爲工夫，以講論性命天人爲授受，以釋經註傳纂書史爲事業；嗣之者若真西山許魯齋薛敬軒高梁溪，性地各有靜功，皆能著書立言，爲一世宗信乎爲儒者。煌煌大觀，三代後所難得者矣。而問其學其教，如命九官十二牧之所爲者乎？如周禮教民之禮明樂備者乎？如身教三千。今日習禮，明日習射，教人必以規矩，引而不發，不爲拙工，改廢繩墨者乎？此所以自爲得孔子真傳，天下

後世亦皆以真傳歸之。而卒不能服陸王之心者，原以表裏精粗全體大用，誠不能無歉也。他不具論，即如朱陸兩先生，倘有一人守孔子下學以成法，而身習夫禮樂射御書數，以及兵農錢穀水火工虞之屬而精之。凡弟子遊從者，則令某也學禮，某也學樂，某也兵農，某也水火，某也策數藝，某也尤精幾藝。則及門皆通儒，進退周旋無非性命也，合內外之道也。如此不惟必有一人虛心以相下，而且君相必皆得其用，天下必實被其澤。人才既興，王道次舉，異端可靖，太平可期，正書所謂府修事和，爲吾儒致中和之實地，位育之功，出處皆得致者也。是謂明親一理，大學之道也。以此言學，則與異端判若天淵而不可混，曲學望浩歎而不敢擬。清談之士，不得假魚目之珠，文字之流，不得逞春華之豔。惟其不出於此，故阮卓漢唐之訓詁而復事訓詁，斥佛老之虛無而終蹈虛無，以致紙上之性天愈透，而學陸者進支離之說，非譏也，誠支離也。心頭之覺悟愈捷，而宗朱者供近禪之誦，非誦也，誠近禪也。或曰：諸儒勿論，陽明破賊建功，可謂體用兼全，又何弊乎？余曰：不但陽明，朱門不有蔡氏言樂乎？朱子常平倉制，與在朝風度，不皆有可親乎？但是天資高，隨事就功，非全副力量如周公，孔子專以是學，專以是教，專以是治也。或曰：新建當日賄賂，何以知其不爲學教者？余曰：孔子嘗言：「二三子有志於禮者，其於赤乎？」學之如某可治賦，某可爲宰，某達某藝，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王門無此，且其擒宸濠，破

桶岡所共事者皆當時官吏偏將參謀弟子皆不與焉。其全書所載皆其門人旁覺贊服之筆則可知其非素以是立學教也。是以感孫徵君知統錄說有陸王效評論於紫陽之語而敢出狂愚。少抑後二千年周程朱陸薛諸先生之學而伸前二千年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孟諸先聖之道亦竊附效評論之義而願持道統者其深思熟計而決復孔孟之前之成法勿執平生已成之見解而不肯舍勿拘平日已高之門面而不肯降以誤天下後世可也。

上徵君孫鍾元先生書

某髮未燥已聞容城孫先生名然第知清節耳。弱冠前爲俗學枉度歲月懵懵不知道爲何物自順治乙未頗厭八股習稍閱通鑑性理諸儒語錄乃知世間有理學一脈己亥在易水得交高弟五修乃又知先生不止以節著連年來與高弟介祺尤屬莫逆德駕旋容時已稟老親全王法乾裝裹出門將進叩老親復以滯後不諧路恐遭楊子之悲阻之踰年則聞復南矣恭祝綾辭蒙介翁不外玷賤名其末追讀先生歲寒居文集寄介翁札不知過聽何人之言而儕之郡賢列見之不勝惶愧今在天地間已三十有六德不加修學不加進曾不得大君子一屈指之每一念及恨不身飛其城旁茲先大母去世服闋矣幸大父猶康健欲曲求愈允今歲中一炙道範未審得遂否也敵庠耿師東郡人也以告休

南歸去先生七十開，敢以便略吐愚衷於門下。某靜中猛思宋儒發明氣質之性，似不及孟子之言性善最真。變代氣質之惡，三代聖人全未道及。將天生一副作聖全體，參雜以習染，謂之有惡，未免不使人去其本無而使人憎其本有。蒙晦先聖盡性之旨，而授世間無志人一口病。又如周公孔子教人以禮樂射御書數。故曰以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故曰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故性道不可聞，而某長治賦，某長禮樂，某長足民，一如唐虞之廷，某農某刑某禮某樂之舊，未之有爽也。近世言學者，心性之外無餘理，靜敬之外無餘功。細考其氣象，疑與孔門若不相似。然卽有談經濟者，並不過說場話著種書而已。某不自憚，撰有存性存學二編，欲得先生一是之，以挽天下之士習而復孔門之舊。以先生之德望卜之，當易如反掌，則孟子不得專美於前矣。論今天下，朱陸兩派互相爭辯，先生高見平和，勸解之，不暇，豈可又增一爭端也？但某殊切杞人之憂，以爲雖使朱學勝陸而獨行於天下，或陸學勝朱而獨行於天下，或和解成功，朱陸合一，全行於天下，則終此乾坤，亦只爲當時兩宋之世。終此儒運，亦只如說話著書之道學而已。豈不堪爲聖道生民長歎息乎？粗陳一二，望先生靜眼一辨，及時發明，前二千年之故道，以易後二千年之新轍。則斯道幸甚，斯民幸甚。臨楮南望，不勝想慕戰懼交集之至。某再拜首。

上太倉陸桴亭先生書

某聞氣機消長，否泰；天地有不能自主，理數使然也。方其消極而長，否極而泰；天地必生一人以主之，亦理數使然也。然粵稽孔孟以前，天地所生以主此氣機者，率皆實文實行實體實用，卒爲天地造實績。而民以安，物以阜，雖不幸而君相之人，竟爲布衣，亦必終身盡力於文行體用之實，斷不敢以不堯舜不禹皐者，苟且於一時虛浮之局，高談袖手而委此氣數，置此民物聽此天地於不可知也。亦必終身窮究於文行體用之樂，斷不敢以感異端背先哲者，肆口於百喙爭鳴之日，著書立說而誤此氣數，壞此民物，負此天地於不可爲也。自漢晉泛濫於章句，不知章句所以傳聖賢之道，而非聖賢之道也；競尚乎清談，不知清談所以闡聖賢之學，而非聖賢之學也。因之虛浮日熾，而堯舜三事六府之道，周公孔子六德六行六藝之學，所以實位天地，實育萬物者，幾不見於乾坤中矣。迨於佛老昌熾，或取天地萬物而盡空之，一歸於寂滅；或取天地萬物而盡無之，一歸於隳脫。莫謂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鳥獸蟲魚人倫世故，舉爲道外，並已身之耳目口鼻四肢，皆視爲累礙贅餘矣。哀哉！倘於此有堯舜周孔，固必回消爲長，轉否爲泰矣。卽不然，或如端言卜仲二內之流，亦庶幾衍道脈於不墮，續真宗於不差，而長泰終有日也。奈何趙氏連中，紛紛躋孔子廟庭者，皆修輯註解之士，猶然章句也，皆高坐講論之人，

猶然清談也。甚至言孝弟忠信如何教，氣稟本有惡，甚與老氏以禮義爲忠信之薄，佛氏以耳目鼻爲六賊者，相去幾何也？故僕妄論宋儒，謂是集漢晉釋老之大成者，則可；謂是堯舜周孔之正派，則不可。然宋儒今之堯舜周孔也，韓愈、關佛，幾至殺身，況敢議今世之堯舜周孔者乎？季友著駁程朱之說，發州決杖，況敢議及宋儒之學術品詣者乎？此言一出，身命之虞所必至也。然懼一身之禍而不言，委氣數於終誤，置民物於終誤，聽天地於終負，恐結舌安坐，不援溝瀆，與強暴橫逆，內人於溝瀆者，其忍心害理，不甚相遠也。某爲此懼，著存學一編，申明堯舜周孔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藝之道，大旨明道不在詩書章句，學不在穎悟誦讀，而期如孔門博文約禮，身實學之，身實習之，終身不懈者。若存性一編，大旨明理氣俱是天道，性形俱是天命，人之性命氣質，雖各有差等，而俱是此善氣質正性命之作用，而不可謂有惡。其所謂惡者，乃由引蔽習染四字爲之祟也。期使人知爲絲毫之惡，皆自玷其光瑩之本體，極神聖之善，始自充其固有之形骸。但孔孟沒後二十年，無人道此理，而某獨異又惴惴焉恐涉偏見，自是誹謗先儒，將舍所見以苟就近世之學。而仰觀三代聖賢，又不如如此。二念交鬱，罔所取正。一日游祁，在故友刁文孝座，聞先生有佳錄，復明孔子六藝之學，門人姜姓，在州守幕，實筭之。慨然如久旱之聞雷，甚渴之聞溪，恨不卽沐浴霖而飲甘泉也。曲致三四，曾不得出。然亦幸三千里外有主

張此學者矣！猶未知論性之相左也。既而刁翁出南方諸儒手書，有云此間有梓亭者，才爲有用之才，學爲有用之學；但把氣質許多瑕疵，雜入天命說，一般是善，其性善圖說中，有「人之性善正，在氣質氣質之外無性」等語，殊新奇駭乎。乃知先生不惟得孔孟學宗，兼悟孔孟性旨，已先得我心矣！當今之時，承儒道嫡派者，非先生其誰手？所恨家貧親老，不長操杖親灸進身門下之末；茲乘彭使之便，奉尺牘請教，所以所著並高弟孰長禮樂孰長射言孰爲體用兼優？不惜示下，使賢瞽之子，得有所景仰。尊奉倘有寸進，真一時千載也！山河隔越，不能多寄，僅以性學編各一紙，日記第十卷中摘一頁呈正。不勝南望愷切，想慕之至！

學辯一

性亦須有辯，因吾友法乾王子一言，徹底無纖毫齟齬，莫有能發吾意者；遂有待今存學之說，將偕吾黨身習而實踐之。易靜坐用口耳之習，爲手足頻拮据之業，非存性空談之比，雖賢者不能無顧惜故窠，憚於變革之意。幸相舉辯難，不厭反復，予撮其大略如左。病中亦多遺脫，不能盡述也。

己酉十一月二十六日，子抱病，復患足瘡，不能赴學，惟坐臥榻，謄存學稿。聞王子來會，乃強步至齋，出

所膳以質王子甫閱一葉遽世之几。盛爲多讀書之將。予曰：『人之精神無多，恐誦讀消耗，無歲月作實功也。倘禮樂爛習，但略閱經書數本，亦自足否？』王子曰：『誦讀不多，出門不能引經據傳，何以服人？』予曰：『堯舜諸聖人所據何書？且經傳施行之證，佐紛紛亦奚以爲？今存學之意，若行，無論朝廷宗廟，卽明倫堂上，亦將問孰爛周旋？孰諳竹絲？孰射貫？孰算勝？非猶是稱章比句之乾坤矣！且吾儕自視雖陋，倘置身朝堂，但憂無措置耳，引經據傳，非所憂也。』王子曰：『射御之類，有司事不足學，須當如三公坐論。』予曰：『人皆三公，孰爲有司？學正是學作有司耳。』辟之於醫，黃帝素問金匱玉函，所以明醫理也；而療疾救世，則必診脈製藥針灸摩砭爲之力也。今有妄人者，止務覽醫書千百卷，熟讀詳說，以爲予國手矣；視診脈製藥針灸摩砭，以爲術家之粗，不足學也。書曰：『博識日精。』一人倡之，舉世效之，岐黃盈天下，而天下之人，病相枕死相接也。可謂明醫乎？愚以爲從事方脈藥餌針灸摩砭療疾救世者，所以爲醫也；讀書取以明此也。若讀盡醫書，而鄙視方脈藥餌針灸摩砭，妄人也！不惟非岐黃，並非醫也。尙不如習一科驗一方者之爲醫也。讀盡天下書，而不習行六府六藝，文人也！非儒也。尙不如行一節精一藝，才之爲儒也。』王子曰：『棟梁材自別，豈必爲櫟枿哉？』予曰：『棟梁亦自拱把尺寸長成，成時亦有皮幹枝葉；世豈有渾成棟梁哉？』王子曰：『藝學到精熟後，自見上面，幼學豈能有所見？』

『余曰：『幼學但使習之耳，必欲渠見何爲哉？』王曰：『不見上面，何與心性？』余曰：『不然。卽如夫子使闕黨童子之將，使之觀賓主接見之禮；有下於夫子，客至則見，客求教，尊長慷慨氣象。有班於夫子，或尊於夫子，至則見夫子溫良恭儉讓，侃侃聞問氣象。此是治童子耳目乎？治童子心性乎？故六藝之學，不待後！』聽會一片，乃自童齡卽身心道藝一致加功也。且旣令渠習見無限和敬詳密之理，豈得謂無所見？但隨所至爲淺深耳。講家解一貫章，有謂：『曾子平日用功，皆是貫中之一。』今日夫子教以從一而貫，夫用功於貫中之一，是夫子所以教三千人者也。豈得曰六藝非心性也？』王曰：『禮樂自宜學，射御粗下人事。』余曰：『賢者但美禮樂名目，遂謂宜學，未必見到宜學處也。若見到，自不分精粗。喜精惡粗，是後世所以誤蒼生也。』王曰：『弟見不足爲，若爲自是易事。』余曰：『此正夫子所謂「智者過之」。』且昔朱子謂要補填實是難，今賢弟又謂易要之，非主難亦非主易，總是要斷盡實學不去爲耳。』王子大笑。子曰：『李晦翁年踰五旬，勤力下學，日與弟子拈矢彎弓，甚可欽也。』王曰：『晦夫叔嘗言射爲男事，何可不習？』余曰：『宋元來儒者，卻習成婦女態，甚可羞。』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卽爲上品矣，豈若眞學，一復戶有經濟，使乾坤中永享治安之澤乎？』王曰：『六藝之學，誠有功於乾坤。』子曰：『不但爾也。子達云：「歷事久，取精多，則魂魄強。」今

於禮樂兵農無不嫻，卽終身莫之用；而沒以體用兼全之氣，於天地是謂盡人道而死。故君子曰終。故曰學者成其人而已，非外求也。」王子又笑。子曰：「此學終無行日矣！以賢弟之有志，且深信予，又入朱學未深，似誰可戀惜，而猶難挽回如此？況彼已立崖岸者乎？」因復取首篇進曰：「幸終觀之。」王子閱畢，喟然曰：「孔子是教天下人爲臣爲子，若郡袖手高坐作君父，天下事叫誰辦哉？」撫卷歎息久之。余曰：「某急就三存編，以爲天生某，使復明此學而已，非身之材也。欲進之孫徵君，借以回天下。」王子曰：「人自爲耳，何必伊？」予曰：「天生材自別。伊尹聖之任，夏季之民，如在水火，何不而出而延攬豪傑，自爲奉天救民之舉，必待成湯之三聘乎？張良志復韓仇，亦嘗聚衆百餘，何不決於自爲，而終屬沛公乎？蓋天生王者氣，其爲主持世統之氣，乃足繫屬天下，非其人不與也。儒者教世，何獨不然是其人也？天下附之，非其人也，學卽過人而師宗不立。如龍所至則氣聚成雲，否則不可強也。况愚之庸陋不足數乎？自料則可作名教中一董三老耳。」王子辭行。越十日，予病痊，往會王子，因論風言復閏十二月有諸王子曰：「此間亦頗聞。」予曰：「噫！豈非學術不明，吾儒誤於空言無能定國是者乎？使吾黨習諸歷象，何以狐疑如此？因言帝堯命羲和，教以欽天授時，及考驗推步之法；堯竊極精於歷。因言帝王設官分職，未有不授以成法者。堯命司徒授以匡直勞來等法，舜命士師授以五刑五